

# 赌者 贝戎

西德尼·谢尔顿



海峡文艺出版社

# 赌者 贼

西德尼·谢尔顿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赌 贼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9.5印张 205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34-838-3

I·733 定价:18.00元

## 内 容 提 要

一贯恃宠无度的美丽少女乔爱琳突然失去靠山，他的养父母被人谋杀了；她将继承的藏宝图也落入一个英俊但阴险的陌生人手中。她发誓要不顾代价夺回属于她的一切；她用诡计、用肉体、用童贞作赌注，与阴险的快枪手莫麦修做最后一博。结果，莫麦修在牌桌上赢得了一个心如蛇蝎的小美人和价值连城的藏宝图。

莫麦修正自得意之时，小美人逃之夭夭，并带走了他的藏宝图。盛怒之下的麦修和乔爱琳展开了一场险像环升的追杀。最后，麦修被哪小荡妇搅的晕头转向，被她那甜甜的情爱所收服，赌贼和女贼合在一起，他们重新开始……。



身无分文，噩运连连，又孑然一身的乔爱琳只能想到一个继续待在牌桌上的方式。

她拿自己做赌注。

不过，她必须先快速洗牌并巧妙地做牌，而且设法不去看那个突然出现在她桌上的陌生男人，他的极度英俊令人不安。

牌桌上有金瑞格和石杰克这两个不法之徒已经足以令任何女孩难以应付，她不需要再多一个令她双手发抖的英俊陌生人。

爱琳偷偷吸口气稳住自己。“五张牌为限，赌注预下。”

“等一下，小姐，”金瑞格反对道。“你的赌注在哪里？”

“端端正正坐在这里啊！”

“噢？”

“我就是赌注，金先生。”

“你要拿你自己做赌注吗？”瑞格无法置信地问道。

莫麦修不必提出任何问题。在坐下时，他已经看到她的决心。他原本在房间的另一端，但是她稳定的眼眸和略微颤抖的双唇却深深吸引住他的注意，将他引来这里。

不论即将发生什么，他知道她并非在开玩笑。

“对，我就是赌注。”

爱琳瞥视堆放在每一个男人面前的首饰和金币。

“我的价值不逊于你们现在拥有的任何事物。”她补充道。

然后，她绽开一个灿烂但空洞的笑容，继续洗牌。

沉默散播至整个房间，然后由议论声取而代之，每一个男人都在询问其他人他们有没有听对。

那些议论声告诉麦修许多男人都要这个女孩，可是还没有人得到她。一个嘲讽的微笑浮现麦修的脸上，牵动黑色的胡鬚。这种游戏毫不新鲜，有太多女孩在玩。她们向每一个男人卖弄风情，然后让他们流许久口水。

麦修的视线从那个女孩手中的牌移向她。在幽暗的灯光下，她的眼睛是清澈而闪亮的金色，就像在她金褐色秀发上闪耀的灯光。她的礼服相当保守，不过，火红的丝缎很容易引发男人的遐想，使他们渴望解开所有扣子并抚摸隐藏在下方的白润肌肤。

麦修的遐思激怒他。他不是情窦初开的处男，应该知道这些想法有多么无聊。

石杰克望着麦修，伸手拨动他刚刚才从爱琳手中赢来的珍珠和金币。

“我猜这应该抵得上你刚刚从瑞格手中赢走的戒指，”他告诉麦修。“而且远远超过你那本日记。”这句话是对着金瑞格而说。

“胡说八道，”金瑞格反驳。“许多可靠的消息来源都告诉我这本古老的日记里隐藏着一张货真价实的西班牙藏宝图，宝藏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有珍珠加起来的总合。”

石杰克冷冷地看着那本日记，但没有驳斥金瑞格的声明。

麦修拿起他从瑞格那里赢来的古董戒指。在纯金的包

围中，翡翠闪闪发亮，是相当漂亮的石头，但麦修还是比较喜欢黄金。对他而言，其他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手握黄金时的感觉相比。女人虽然甜蜜而柔软，却像春风般易逝，只有黄金永远不改变，永远不褪色，也永远不腐坏。

麦修沉默地衡量手中的戒指和那个有着金色眼眸的女孩。

金瑞格大声表达出麦修心中的疑问。

“好吧，”瑞格告诉爱琳。“既然你认为你的价值抵得上这些戒指、珍珠或藏宝图，你一定熟悉某些相当新奇的花招吧。”

他给爱琳的笑容是一项公然的侮辱。

“给这位小姐她想要的事物吧，”石杰克冷冷地说道。“反正，她一定会用某种方式支付。以丹佛的价格来计算，和她共处一个月应该可以相抵。”

爱琳设法不发抖，她无法想象与石杰克这种男人相处一个晚上，更别提一个月了。

她沉默地告诉自己她根本不必担心。她不必支付任何赌金，因为她完全不打算输给他们，也不打算因为在牌桌上作弊而忐忑不安。

牌桌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原本都属于她，却在几天前被金瑞格偷走。如果她必须靠作弊来取回这一切，她当然会照做。

她的唯一遗憾是她无法更加严厉地惩罚杀死李唐恩和唐娜的凶手。

爱琳故作轻松地继续洗牌，等待第三个男人同意接受



这个意外的赌注。在没有人发言时，她从浓密的睫毛下方谨慎地瞥视那个英俊的陌生人。

绿眼男人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座，刚好在爱琳开始做庄家之前。在简单地瞥视他一眼之后，爱琳立刻得知两个事实：她从未见过任何比他更吸引她的男人；她从未见过比他更加危险的男人。

她怀疑那个陌生人的维吉尼亚口音是用来误导别人对他的判断，就象他看似慵懒的动作。他的绿眸中没有丝毫的慵懒与迟缓，黑色的头发和强壮的身躯也都辐射出警戒的气氛。

不过，爱琳的本能不断轻声地告诉她这个男人和石杰克、金瑞格那种残酷的男人截然不同，他不会伤害或摧毁弱者。

“只有一件事，”石杰克冷冰冰地补充。“确定你发给你自己的牌都来自你手中的这副牌。”

虽然冰块在她的胃里冻结，爱琳还是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微笑。她相信石杰克在抓到她作弊时一定会迅速地杀死她，根本不会在乎她是个女人。

“你是在指控我作弊吗？”

“我已经警告过你。”石杰克简单地回答。

麦修略微移动身躯，使他的左手更加接近六连发手枪的枪柄。他沉默地衡量那个有坚决眼眸和柔软红唇的女孩。

“你确定你要拿你自己下注吗，小姐……再次请问芳名？”麦修问道，即使他明明知道她说过她叫什么名字。

“我姓史，”她柔声说道。“我叫史星星。”

她的声音相当镇定，不曾流露出真正的感觉。她经常使用假名，不会在说出口时有任何犹豫，何况，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谎言，任何还活在世上的人都不会记得她是乔爱琳。

“好吧，史小姐，”麦修缓缓说道。“你确定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到底在意什么？”瑞格问道。“她已经够成熟，拥有男人需要的一切，也够漂亮，可以让男人开开心心。”

“小姐？”麦修重复，不理睬那个男人。

“我确定。”

麦修耸耸肩，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在牌桌下方，他的左手落在六连发的枪把上。

所有男人都离开吧台，凑向牌桌，饶有兴致地观赏这场即将展开的牌局。

麦修确定他的戒指是真的，但怀疑那张藏宝图和那串珍珠的价值，也猜想着这个女孩为什么会沦落到峡谷城最恶名昭彰的沙龙里。

“五张牌，”爱琳平静地说道。“我发牌。同意吗？”

“我们已经同意，”瑞格不耐烦地说道。“发牌吧！”

“你真的迫不及待地要输光剩余的钱，对不对？”麦修漫不经心地问道。

“听着，你——”

“闭嘴，瑞格，”石杰克冷冷地插进来。“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时间杀死他。我来这里可是为了玩牌。”

爱琳的心威胁要跳出她的胸腔。如果有选择的余地，她会站起身子，立刻离开这三个危险的男人，可是，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她无处可去，身无分文，而且饥肠辘辘，只有一份熊熊燃烧的复仇欲望。金瑞格已经杀死她此生仅有的两个朋友。

她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讨回公道。

爱琳深吸一口气，开始快速而谨慎地发牌，石杰克和陌生男人都盯着她的手，金瑞格则望向她隆起的胸脯。

爱琳在发牌时避开石杰克的视线，知道那对冰冷的蓝眸会告诉她他绝对不会原谅任何在他眼前作弊的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她的手指仍然酸痛并起着水泡，因为她曾经亲手掩埋李唐恩和唐娜的尸体。

现在，她无法施展快速的换牌技术，来骗过石杰克精明而锐利的视线，也无法用藏在口袋里的小手枪对抗石杰克和金瑞格佩戴的大型手枪。

一定要成功，爱琳急迫地想着，只要这一次，让弱者得到胜利，击败这些残酷的强者。

爱琳没有再望向那个绿眸陌生人。她必须全神贯注才有可能保住她的性命，不能容许丝毫的分神。

现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五张牌了。爱琳放下手中的牌，拿起她自己的牌，猜想着她到底发给她自己什么样的牌。她从眼角注视那个陌生人，但看不出他有任何兴奋的神情。

在石杰克首先加注时，爱琳一点也不惊讶，她早知道

他会拿到两对。金瑞格兴奋地跳起来时，她也不惊讶，知道她给他的是五张顺牌。那个陌生人依旧盖着牌，爱琳也一样。

在一言不发地为那些男人换牌时，她允许自己很快瞥视一下那陌生人的脸孔。

他很厉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爱琳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她的牌令人沮丧，包括一张十一、一张九，一张六、一张三，和一张小二。她必须设法掩饰住她颤抖的手指，等待枪战的展开。

老天爷，让这个陌生人身手矫捷直逼他的英俊，我不要他因我而死。

不过，她倒是很期盼金瑞格的死。这个恶棍曾经残酷无比地折磨一个老人至死，同时也杀死老人无助的妻子。

石杰克开始加赌注，把两个二十元的金币丢进盆里。金瑞格跟着加注，那个陌生人也一样。

爱琳丢下手中的牌，继续等待。

在最后一轮加注时，石杰克把那串珍珠推向桌子中央，金瑞格也推出那本日记，陌生人则丢出那个戒指。

“开牌！”麦修冷冷地叫道。

石杰克打开他的牌。“大满贯，国王和 A。”他开始打量爱琳，好像在打量他打算要骑上去的一匹陌生母马。

“四张九和一张皇后，”金瑞格得意地叫道。“这位小姐好象是我的了。”

“你呢？”爱琳很快问道，转向那个陌生人。

麦修给她一个奇怪的神情，用右手逐一掀开他的牌。在牌桌下方，他的左手握住他的六连发。

“红心十，”麦修说道。“十一、国王、A。”

在掀开最后一张牌时，他盯着石杰克的手。“红心十二。”

在那一刻，四周只有一片岑寂，然后，金瑞格和石杰克伸手拔枪，石杰克比金瑞格快速许多，但没有任何用处。

麦修的速度快得令人咋舌。在石杰克还没来得及拔枪之前，他已经用右手掀起牌桌推向另一个男人，左手则拔出他自己的枪。

爱琳一把抓起那些戒指、珍珠、日誌和金币，立刻跳向酒吧的后门，越过那些错愕万分而忘记制止她的男人。就在即将抵达后门时，她冒险转头瞥视一眼，猜想为什么没有人开枪。

石杰克立刻知道他不是那个陌生人的对手，并垂下双手，专注地望着麦修。

金瑞格不象他的朋友那么聪明和识时务，相信他能比麦修更快，所以，在尚未了解他的错误之前，他已经命丧黄泉。

突如其来的枪声在屋里爆开，爱琳惊恐地注视另一个男人拔出手枪准备射向麦修的背。

爱琳已经没有时间拿出口袋里的枪，她把手塞进口袋里，抓住小手枪，扣下扳机，在匆忙中差点失误。

子弹灼热地擦过那个男人的大腿。他惊叫一声，抽动

手臂，子弹射向天花板。

在他还来不及再次扣下扳机之前，麦修已经转过身子并开枪。那个男人当场死亡后，麦修再次转身面对石杰克。

那个陌生人致命的速度震慑住爱琳，使她无法动弹，只能站在那里瞪着他，片刻之后她才猛地省悟，并奔向附近的马厩。

对于这一刻，爱琳早有充分的准备。她用李唐恩的破旧篷车换到同样破旧的马鞍和马鞍袋，并将所有财产都绑在马背上。

她的马匹随时准备出发。待会儿，她会找时间换上骑装，但是，现在，她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她把戒指套进右手手指，珍珠挂在脖子上，日志和金币则塞进马鞍袋里。

她跃上马背，用最快的速度离开那个城市。在经过酒吧时，火红的丝裙已经爬上爱琳的大腿。

麦修从眼角瞥视到一团红雾和一条穿着棉衬裤的修长美腿。急促的马蹄声打破枪战后令人窒息的岑寂。

石杰克苦笑一下。“她好象已经骗倒我们俩。”他平静地说道。

“好像是这样。”麦修同意。

“你的朋友吗？”

“不是。”

石杰克嘟囔一声。“结果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会转身背对那样的女人。”

麦修没有说任何话。

石杰克不再说话。决定权不在他手中，在那个握着六连发手枪的男人手中。

麦修继续盯着石杰克，同时打量其他仍然待在酒吧里的男人和躺在地上的两具尸体。“你的朋友吗？”

“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不喜欢笨蛋。”

“可是，你跟他们一道。”

“不对，”石杰克纠正他。“是他们跟着我。”

麦修绽开嘲讽的笑容。

“现在，你的负担可以减轻一些，”他说道。“不过，不会持续太久。上帝一定特别偏爱笨蛋和马蝇，才会制造出这么多。”

麦修用冰冷的绿眸计算仍然待在酒吧里的男人，有三个人是流浪汉，其他则是石杰克的党羽。他们都很谨慎，不给麦修开枪的理由。

“你的名字有可能是莫麦修吗？”石杰克突然问道！

“没错。”

酒吧里的男人异口同声地惊呼一声，一致地向后退开，给麦修更多施展的空间，也拉开与他之间的距离。

石杰克点点头，好象在确认他的猜测。

“只有几个男人有这么快的身手，”他说道。“那个叫白克雷的男人还在追捕你吗？”他很有兴趣地问道。

“没有了。”

“太可惜了。听说他很快，真的非常快。”

麦修微微一笑。“你的消息正确。”

“你杀死他了吗？”石杰克问道。“这就是他不再追捕

你的原因吗？”

“我没有必须杀死他的理由。”

“我有。”

“我听说了。可惜你没有跟你的孪生兄弟在一起，在他死的时候，否则，伟夫就可以一次清理干净。”

石杰克变得非常僵硬。“你就是那天在那里的第三个人，使用六连发的那个。”

“我确实在那里，而且做得轰轰烈烈，有最丰硕的成果，亲手铲除石杰特和他的党羽，为社会除掉一个大害。”

石杰克的脸绷紧。

“面朝下地躺在地板上，各位，”麦修平静地说道。“我现在感觉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在我拿走你们的枪时，不要做任何会惊吓我的事情。”

那些男人开始面朝下地躺下，麦修迅速取走他们的枪，继续盯着石杰克，他的右手正在一寸寸移向他的枪带。

“在取走所有枪枝之后，”麦修轻松地说道。“我会在门外等候一阵子，然后再离开。在感觉好运降临时，你们随时可以抬起头，看看我是否还在。”

那些男人似乎都不急着接受麦修的提议。

“石杰克，我听说你的腰后藏着一把小枪，”麦修继续说道。“或许是真的，也或许是假的。我痛恨杀死手无寸铁的男人，但是，我很乐意杀死一个暗箭伤人的男人。”

石杰克的手停止移动。

麦修走过房间，把所有枪枝和枪带都丢在地板上，还



有那些从枪膛中取出的子弹。

几分钟过去，没有其他声音再传来，一个男人抬起头环顾四周。

“他已经走了。”那个男人说道。

“检查街上。”石杰克说道。

“你自己去。”

在石杰克的手下终于鼓起勇气出去检查街道时，麦修已经在四英里之外，飞快地追踪着那个自称为史星星的女孩。